


集部

# 中庵集卷五

元　劉敏中　撰

## 五言絶句詩

### 題盤谷圖

何地求真樂歸盤樂未央潮陽應悵望不得共徜徉

### 口號

竹外花連屋溪邊柳映門看山無俗客邀月有芳樽

### 海棠

睡起怪猶懶沉香亭上時還憐玉蝴蝶香夢繞華枝

王克紹所藏畫馬四幅書其上四首

馳驟爭相先超忽戲兩龍君看盈尺紙上有千里風

二駿馴一奚乘引不敢恣應欲天池回入備六龍馭

一馬蹲欲卧意就一馬驟一馬顧且前所適同所願

當年馳征戰汗血傷駿骨如今華山陽滿地春草碧

題四皓圖

上山白雲間下山紅塵裏天意方祚漢寧得辭一起

干戈與賔客其用等安劉為問平勃功得似文成優

梅

蕭然林下姿獨伴山月冷無人踏雪去臨水看踈影

題招隱亭

詩成山花發琴弄玄鶴舞昨宵松酒熟一醉醒過午

題少陵醉歸圖

宗武扶醉眠宗文引羸蹇花柳暗草堂日落江橋遠

題牧牛圖

悲歌飯牛客歌苦牛亦飢愛此牧豎兒無愁與牛嬉

題畫馬

鴻鵠搏霄漢蜩鳩狎草萊今看兩騏驥一洗萬駑駘

題寒江獨釣圖

江寒魚不食雪緊天欲暮蓑笠一絲風知音杳何處

題陶潛歸來圖扇頭

攜來萬里風踏破一輪月見公歸時興滌我千年熱

題白雲扇頭　原注為縣尹李公惟肅作

白雲起山足無意自往還更羡山中人長伴白雲閒

雲白山逾青茅屋松桂底幽絶何處境恍墮明月裏

題張生花牋扇頭

屋顛樹亭亭屋下石磊磊門外蓑笠翁扁舟弄煙水

紙上巳有畫扇頭可無詩詩畫皆自然清風豈吾私

七言絶句詩

題杜孝卿所藏金顯宗手書甚哉孝之大也六

大字卷

孝無終始乃天倫貴在王家必有尊六字真書初率爾豈知遺訓付皇孫原注顯宗世宗子章宗之父也後以病不得立而章宗嗣焉

小兒擊甕圖

司馬公幼與羣兒戲一兒墜大甕中羣兒驚遽公獨取石破其甕兒得免

兒墜何知甕水深驚惶莫救亂青衿嘐然一擊兒無恙已見當朝拯溺心

智無長幼見臨時擊甕成仁一小兒却憶神州陸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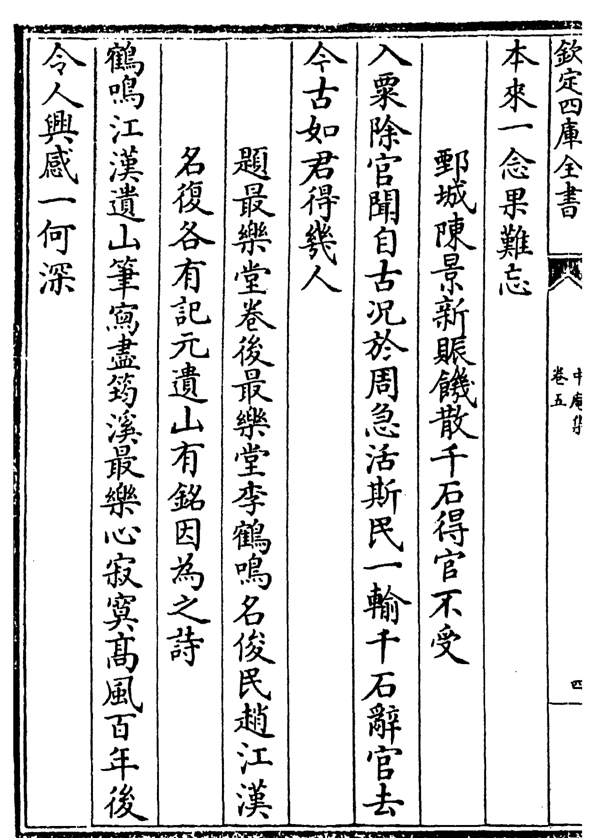
清談諸老獨何為

題孫氏恒齋卷

倚伏紛更事巳多恒齋柰此不恒何瞿塘怒激三千仞不害平流赴海波

韓義和衛人國初為左右司員外郎有才謀奏對嘗稱旨俄棄家為道士自號逍遥子集諸驗方傳於世其姪德旻為作歸隱圖求詩

英才巳許致時康勇退求仙亦異常猶覬醫方能濟世



本來一念果難忘

郾城陳景新賑饑散千石得官不受

入粟除官閧自古況於周急活斯民一輸千石辭官去今古如君得幾人

題最樂堂卷後最樂堂李鶴鳴名俊民趙江漢名復各有記元遺山有銘因為之詩

鶴鳴江漢遺山筆寫盡筠溪最樂心寂寞高風百年後令人興感一何深

書楊庸齋挽章後四首

德業文章與歲深郢人斤斧伯牙琴泰山北斗當時望
贍馥殘膏此日心

都言好客似田文未必田文得似君狗盜雞鳴非我用
久將富貴等浮雲原注先生雅好客時人因爲之號曰秀才孟嘗君

正襟危坐謝塵緣脫去遺骸傳舍然世上誰能了生死
看公如此豈非仙原注先生没時坐解故云

當時滕上王文度才望如今第一流八表神遊老居士

應騎白鶴過東州原注先生之子朝舜名過字畫詩文皆佳名動一時時為濟南路判官

書嘉善録後原注燕人李威卿集刑書四十卷名之曰嘉善録李時為大都路推官

細讀李君嘉善録可知虞舜恤刑書千條萬例終歸約一語欽哉用有餘

孝婦詩

孝婦布薩氏千夫長安西靖偉節之妻也夫死塟神禾原先塋其子良襲爵在戍塋垣圯

婦取河壖石為垣周百丈素嵓賈貴為記來

徵言書其後大德六年壬寅

族出華腴慶有源只今淑德在高門神禾最愛週遭石

千載人傳孝婦垣

題柴君正所畫江山春曉圖

春曉江烟浩不收參差翠阜接重樓披圖喚起江南興

誰具山陰萬里舟

江浙釋總統雪嵓名沙喇卜西蕃人讀儒書喜與

吾屬游甞以名香會王秋澗傳初庵雷苦齋賈
頤軒閻靖軒五老號清香會四老賦詩秋澗作
序大德辛丑由杭來京師將往秦凉二州茸其
師塔臨行會諸公於君達之家予始識焉求詩
為書二絶句
吳越名山已遍尋秦凉孤塔動歸心乾坤萬里如來海
却向詩人覔賞音
飛錫臨將遠入秦田頭一笑更情親定知許我歸來日

也作清香會裏人

元氏王仲賢先壟在滎澤廣武山之陽壬辰亂

其兆域為有力者所有仲賢追訪辨訟盡復其

舊諸公作詩美之韓從義為徵言書二詩於石

遺老殷勤指舊阡孝心隕絶動高天侵田盡復當時域

回首松楸一欝然

故壟還新祖考安中間經晝幾朞闕遙知滎澤人能道

孝行高於廣武山

醴泉寺

石溜淙淙出翠微層巒傑閣對巍巍不知寺自何年始老檜參天四十圍

故鹽司提舉平陽徐進之妻邢氏事夫教子治家有法邢父亡迎其母養之終身為其弟娶妻生男使之成立詩以紀之

盡全婦禮姻親禮都辦夫家父母家女子獨能到如此千年彤管有光華

題商左山所書梁致遠字說後

致遠乃左山同舍友故監察御史唐卿之子也始唐卿爲御史未久以言不行而去人皆以是重之今左山以友舊之故名其子曰毅字曰致遠且云取論語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之義也嗚呼傳所謂忠焉能勿誨者其左山之心乎因題數字以勉之

御史遺芳百世聞左山老筆萬金珎三言命爾平生了

刮眼門風一再新

題瘦馬圖

俛首隨牽力不任隱然奇骨敵千金春風會綠平原草一振雲沙萬里心

孝婦二絶

孝婦者北京宋子正女也幼有才行能詩適同郡張氏其姑寢疾衣不解帶四十餘日姑死攀柩長號一慟而絶明日與姑並柩葬焉

時年十九歲矣北京士人為作孝婦傳云

才如蔡琰詩尤雅學若班昭義更深一慟從姑九泉下世間方識向來心

私心既起不復公區區節義同一聾朝來忽見孝婦傳洒若執熱濯清風

宣撫遼東歸至居庸關遇雪聞酒禁開喜書

暮春時節別長安臨到新春却入關聞說城中酒如海不妨風雪送人還原注大德癸卯十二月下旬

崇真宫提點吴成季自號閑閑扁其居室曰氷雪相看以卷徵言為書三絶句

閑閑誰道不閑閑身似蒼松耐歲寒讀罷黄庭静無事一簾氷雪淡相看

氷清雪白兩奇絶不救夜堂心内熱道人有道人不知暑天踏地皆氷雪

氷雪雙清自一奇洞然唯有此心知會經槁木寒灰起郤在氷融雪釋時

再題

清都應不似人間玉草瑤林萬古寒說有飛仙無火食至今氷雪淡相看

題南窻詩卷皇慶二年春京師作

窈窕幽軒手自開百花都得向陽栽古人寄傲吾何敢且放雲山入坐來

中菴集卷五

中庵集卷六

元 劉敏中 撰

## 詩餘

### 清平樂

大德癸夘奉使宣撫山北遼東道五月赴懿州道中二首

茸茸碧草點點金花小十里青山山下道地錦渾教蓋了 天然膩軟平匀馬蹄穩送行人路斷不堪回首南

風依舊黄塵原注平川細草上有黄花可愛

山寒開晚開也無人管風裏欹紅顔色淺恨與天涯共遠　多時立馬彷徨一枝為挽餘香欲説揚州舊譜怕渠分外凄涼原注山中五月芍藥始開有感而作

九月回至隆興一首

雲峯咫尺竹静芭蕉碧鶴繞蒼苔行又立不見高堂素壁　簿書驛騎匆匆暫時留住衰翁一片歸心難盡野亭繡水秋風原注隆興聽事壁間作六鶴圖頗奇戲書及之

西野內翰奉使寄示佳篇累幅三韓山川風土之勝了然目中夫能以吟咏之樂而忘其跋涉之勞固君子之所尚也披賞之餘輙敢用清平樂韻少答雅貺且以奉旋旆一笑云

雲窓月戸水秀山奇處畫裏二三千里路一步哦詩一住　詩中却也思家寄來滿紙烟霞辦了黄華事業做成冷淡生涯

次前韻

經春閉戸人不思量處蔦地花神通一路留得詩僊肯住 相歡忘却無家對花細引流霞此日詩來腸斷望君東海西涯原注西野郭安道所寄清平樂專言余寓居賞牡丹之樂故余答云然

阮郎歸

奉使由平灤之惠州山行

青山不盡一重重重重重如畫中石根流水玉玲瓏高低處處通 山向北路回東馬前三四峯峯頭更覺翠烟濃烟中無數松

眼兒媚

賦秋日海棠分韻得欄字

春來應怪洗粧慳故作兩回看風流依舊檀心暈紫翠袖凝丹　玉容寂寞闌干淚細雨豆花寒多情誰管今宵冷落淡月東欄

菩薩蠻

月夕對玉簪獨酌

遥看疑是梅花雪近前不似梨花月秋入一簪涼滿庭

風露香　舉盃香露洗月在盃心裏醉眼月徘徊玉鸞花上飛

南鄉子

老病自戲

老境日蹉跎無計逃他百病魔强打枝撑相伴住難呵也是先生没奈何　耳重眼花多行則欹危語則訛暗地自憐還自笑休麽智者能調五臓和

蝶戀花

雲卿寄長短句徵無名亭記戲用其韻答之

忽得新詞深自愧欲記無名未見無名例自古求名今却避不知誰與君同議　旦晝行為昏暮睡我是無心何物能吾累若道無名名可棄無無名處曾留意

曉至野亭

臨水哀葵敧欲倒三兩幽花更比初開好何處飛來金鳳小碧莛開徹忘憂草　月桂新栽枝葉少一朶妖紅點破江烟曉最愛牽牛隨意繞四欄青錦遮圍了

鵲橋仙

觀接牡丹

栽時白露開時穀雨培養工夫良苦閒園消息向誰傳算只是司花說與　寒梢一拂芳心寸許點破凡根宿土不知魏紫是姚黃到來歲春風看取

黑漆奴

村居遣興

長巾濶領深村住不識我喚作傖父掩白沙翠竹柴門

聽徹秋來夜雨　閑將得失思量往事水流東去便直教畫却凌烟甚是功名了處

吾廬恰近江鷗住更幾箇好事農父對青山枕上詩成一陣沙頭風雨　酒旗只隔横塘自過小橋沽去儘疎狂不怕人嫌是我生平喜處

木蘭花慢

憶别

渺雲閑天淡離别意一銷魂憶金縷珠喉氷絃玉笋明

月幽人風流舊家心事指南山松栢托慇懃烟草夕陽
別浦梨花暮雨重門　浪憑歸夢覓行雲腸斷幾黄昏
甚百種淒涼一般寂寞雨地平分多情料應有語道卿
卿不惜鎖窓春為謝晴桃風柳不禁鞍馬紅塵

贈貴游摘阮時得名妾故戲及之

此聲何所似較琴語更琅然問太古遺音承平舊曲誰
為君傳知音素娥好在只向人懐抱照人圓一笑青雲
公子不應猶有塵緣　松間玄鶴舞翩翩山鬼下蒼烟

正閑戸焚香捩商泛角非指非絃華堂靜無俗客算風
流未減竹林賢何日西窓酒醒聽君細瀉幽泉
適得醉經樂章讀未竟彦博尚書有兵厨之
餉因用其韻書二本一呈醉經一謝彦博
待揩撐暮境道比舊不爭多奈白日難留丹心易感緑
髮全皤行樂處渾一夢憶黄公壚下幾回過振策千峯
絶頂濯纓萬里長河　紅塵世事費磋磨人海駕洪波
悵學古無成於今何補漫爾蹉跎閒攬鏡還獨笑甚蒼

顏一皺不曾酡忽報鳴鞭送酒開尊自洗空螺

水龍吟

王瓠山承旨以賞牡丹水龍吟見寄且云三花脉脉似怨中庵無一語者則知瓠山所居乃余向者所寓居也次韻答之

牡丹何可無言廣平曾有梅花賦蹉跎老矣愁多歡少花開人去黄綃飛來分明却見舊家風度是東風喚取玉堂仙伯要長在花間住　慙愧相思千里也看同去

年雈護詩朋酒伴吟看醉繞應無重數寂寞江亭青山不斷碧雲將暮對夕陽老樹悠然北望誦天香句

同張大經御史賦牡丹

春風一尺紅雲粉㲀金粟重重起天香國色宜教占斷人間富貴最喜風流粧臺夘酒欲醒還醉算年年歲歲花開依舊問當日人何似　休説花開花謝怕傷他老來情味依稀病眼故應猶識舊家姚魏無語相看一杯獨酌幽懷如水料多情笑我蒼顔白髮向風塵底

又次韻

曉來露濕仙裳濕，開更比初開重，春風也惜，頹然薄怒不堪摇動。天上人間，我評惟有司花會，種想年年京洛紅塵，紫陌都占斷繁華夢。醉裏依稀有語，只清辭可為光寵，有香萬斛，從今準備公來迎送。風雨難憑，綵雲回首總成無用，喚玉壺留取一枝春，在作中庵供。

沁園春

省右司秋日海棠和諸公韻

花有花時何事玆花待開便開看嫣然一笑秋容也媚
問之不語春意潛回靜想乾坤中間萬有元氣循環共
一胎花如許儘風流奇異嘆了還猜　三生月地雲堦
料曾被西風照鏡臺悵賞餘人靜黃蜂日晚夢回月落
白鴈霜催兩度頻煩一番遲暮爭似從他本分來青霄
客有留連新句為寫芳埃

韓雲卿右司邀賞牡丹且云芍藥有雙頭者

以病不果赴呈諸公原注時余方為國子祭酒

先自空疎幾載蹉跎歷繞湖江甚如今却遣官閒責重茫然自愧學陋言厖鬢雪難消君恩莫報五鬼欺陵不可降如何奈强支撑病骨獨伴寒釭　心如孤㭊高杠但猶想茅齋對石釭笑隨身惟有詩囊藥裹打門誰送酒榼羊羫夢裏笙歌無名亭上滿眼春風四面牕人如玉看牡丹第一芍藥成雙原注韓家有亭曰無名

題戸部郎完顔正甫舒嘯圖仍用盧疎齋韻

華屋高軒富貴之心人皆有之甚伯倫挈榼惟知殢酒

浩然踏雪只解吟詩一見令人利名都忘更有高情元紫芝還知否盍道分彼此事有參差　看君緑髮雄姿況千載風雲正遇時便登臯舒嘯如今太早揚眉吐氣過此還遲愧我衰殘終然無補久矣寒灰枯樹枝雲山夢被畫圖喚起情見乎辭

張君周卿將赴濟南提刑經歷出示樂府因其韻以餞之

簿領埃塵鞍馬風沙逸才未舒但平生豪氣黄金易散

高懷灑落白壁雖汙我問行藏掀髯一笑意外功名不用圖南游興愛華峯北渚雲海方壺　故園風景非殊恍六載別來一夢如想䟽篁缺處多應得笋新松種後已漸成株歸去來兮東樓南浦爛醉何妨翠袖扶明年必記此時休厭折簡相呼原注時周卿猶為憲府掾云

余既以太初命石且為記客曰雖命之不可無號號所以貴之也乃以巳意號之曰蒼然余復援稼軒例作樂府沁園春一首改名曰

蒼然吟附於記後

石汝來前號汝蒼然名之太初問太初而上還能記否蒼然於此為復何如偃蹇難親昂藏不語無乃於予太簡乎須臾便喚一庭風雨萬竅號呼　依稀似道狂夫在一氣何分我與渠但君纔見我奇形異狀我先知子冷澹清虛撐拄黃壚莊嚴繡水攘斥紅塵力有餘今何夕倚長風三叫對此魁梧

古烏夜啼

日長誰伴中庵太初巖静掃閒庭獨自看晴嵐　嵐翠滴雲影濕雨聲酣欲借昌黎老筆賦終南

最高樓

寄張古齋受益野芳亭名太初余家怪石巖也古齋受益所居當繡江之源江北流二十里其東壖有曰野亭者則余之别墅也頃歲余與古齋同在京師而同有歸歟之思逮兹而同如其志同樂也作詞以道之同一笑云

山家好河水淨漣漪茅舍綠陰圍兒童不解針垂釣老翁只會甕澆畦我思之君倦矣去來兮　也問甚野芳亭上月也問甚太初巖下雪乘歘段載鴟夷興來便作尋花去醉時不記插花歸問沙鷗從此後可忘機

既作此詞有懷張秀寔公子幽居復用前韻

幽居好烟靄翠生漪水遶更山圍錦幃四面花藏屋綠雲一望稻盈畦問誰歟君子者美人兮　也不看李家堂裏月也不踏班生關外雪尋寂寞見希夷醉眠長

被鶯呼起相看時有燕飛歸我憐君君似我本無機

滿江紅

病中次韻荅暢泊然純甫

北去南來凡幾度風沙行李離又合新歡舊恨古今何已風鑑俄瞻衡宇外月明照見寒江底問朱絲白雪尚依然知音幾　無所作誰成毀非所望何悲喜謂人生失得卷舒天耳病骨支離羇思亂此情正要公料理但無言手捉玉連環東南指

又和前韻

我笑前人癡絶甚搔爪鑽李天壤內神竒腐朽有何窮已才見凌風霄漢上忽看垂翅蓬蒿底試閒將得失徧思量凡經幾　無汝愧從渠毀非我有吾何喜但物來即應盡心焉耳一榻高懸人事了一瓢樂飲家縁理也何曽直待馬千蹏童千指

六州歌頭

暢純甫與姚牧庵郢城會飲唱和樂章六

州歌頭往返凡數首余次其韻二篇答純甫

江城會飲東壁照奎星肝膽露乾坤秘盡披零勢分庭筆下風雷發何為爾聊相慰供一笑悠悠者總流萍虎擲龍跳幾過依然對高壘深扃覩殷盤科斗不說換鵝經老眼塵醒認聲形　中州月旦千載後猶洒落有歆寧人不見搔首立望餘馨海邊亭寂寞鍾期遠高山曲幾人聽何必要椿與菌校年齡萬事元無定在此心得到處仙靈愛斕遊南北快馬接飛舲萬里丹青原注純甫自京師入

長安歷巴蜀轉江淮入廉山東皆極顯貴故末章及之

窺天以管認得幾多星嗟擾擾矜完美校奇零蟻緣庭物化無窮已石生火火生壤壤生濕濕生木木生萍夢裏高車駟馬遽然覺甕牖柴扃記達人有語痛飲讀騷經非醉非醒妙難形　曾經灩澦夷險地人上慄此心寧更誰問挑李冶蕙蘭馨水東亭一曲滄浪詠都分付野鷗聽還漸喜鄉社飲近高齡但愧霜臺舊友平生念鐵石通靈辦林間一笑酒醒便揚舲飯白芻青原注時純甫將事東

州歸欲過余繡江



中庵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中庵集卷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卞爾巖

謄錄貢生臣劉錫珪

欽定四庫全書

中菴集卷七　　　元　劉敏中　撰

表

天壽節賀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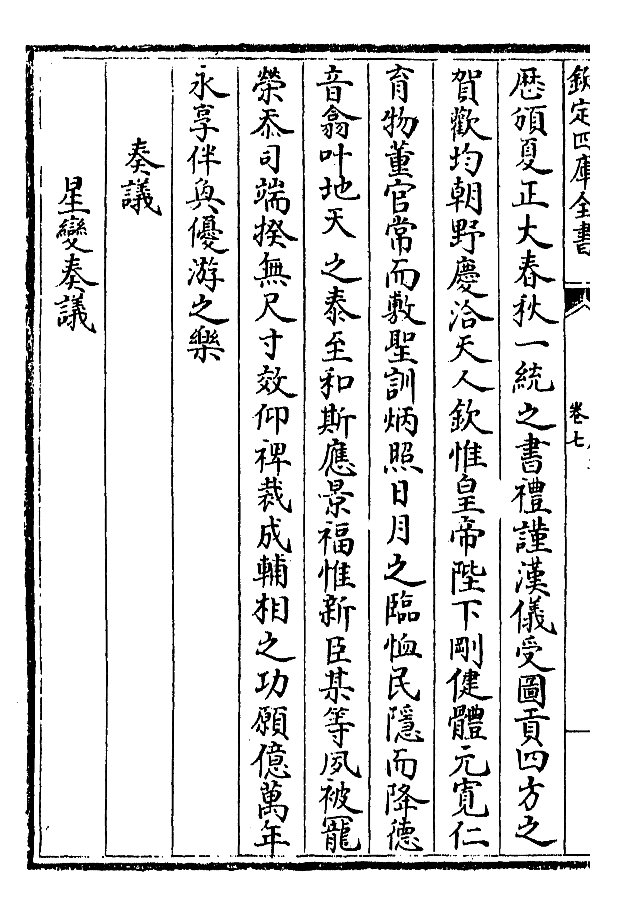
虚宿霄中正八月金行之氣斗樞電繞開萬年天子之祥凡屬生成咸知𡔷舞恭惟陛下乘龍飛之景運嗣燕冀之洪圖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上帝有丕釐之命自西自東自南自北遠人無不服之思方且廓舜聰以納羣

言敷禹勤而親庶政順宜適變執要御繁明同日月之照臨仁配乾坤之覆載恢制度而備綱紀述四朝列聖之心興禮樂而石詩書新一代太平之業漢室德隆之美適當此時周家刑措之功復見今日萬邦惟慶十載難逢方聖誕之載臨宜天休之滋至臣某等忝分使節出按侯藩覿九奏雲韶阻玉殿瑶觴之獻效三呼嵩岳均黄童白叟之懽

又表

下同心戴舜屬八方寧謐之時帝立子生商正萬寶收成之候頌聲並作協氣横流恭惟皇帝陛下睿智足臨權綱總攬治無先于戢亂故以武居外而文居中德莫大于好生故以教為本而刑為末穆然垂衣裳于九重之上巍乎收功烈于三代之前誕節載逢多福自至臣某等逢五百歲之昌期慚無少補上億萬年之聖壽庶達微誠

中書省正旦賀表



歷頒夏正大春秋一統之書禮謹漢儀受圖貢四方之
賀歡均朝野慶洽天人欽惟皇帝陛下剛健體元寛仁
育物董宫常而敷聖訓炳照日月之臨恤民隱而降德
音翕叶地天之泰至和斯應景福惟新臣某等夙被寵
榮忝司端揆無尺寸效仰裨裁成輔相之功願億萬年
永享伴奐優游之樂

奏議

星變奏議

欽奉聖旨以恒暘暴風星芒之變同御史臺集賢翰林院會議者切惟事有本末政有先後今摭其本與先者言之其畧有五一曰畏天二曰敬祖三曰清心四曰持體五曰更化具列于後

一畏天天育萬物不能自理乃立君以主之故君者所以代天育萬物也惟明君能知天監在上赫赫甚邇凡一語動一政令罔不兢兢業業思合天則期當天心若論官則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不敢乘一時之喜怒而輕

予奪之也若論刑則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不敢因一時之喜怒而輕出入之也凡事如此謹守勿失於是陰陽和風雨時而萬物育天相之也乃若政令之或爽天必出災異以儆之而儆之者所以仁愛人君欲其久安長治而萬物得其育也故明君遇此則必省躬以知懼昭德而塞違誠格政修天意乃得於是災變弭而和氣復矣故雖堯湯之世不能無水旱而卒以無害者堯湯用此道也

一敬祖自古帝王創建國家無不自艱難而得之而傳之子孫猶菑者之望播穫作室者之待堂搆也夫固不易哉我太祖皇帝起自朔方身歷百戰収附諸國惡衣菲食櫛風沐雨何如其辛勤也世祖皇帝親歷行陣心籌計畫恭儉敬畏以有天下混一南北何如其辛勤也欽惟陛下以仁明天縱之聖紹膺景命蓋嘗以此存心思祖宗開基建業之不易而遇是儆也因益兢兢業業用一財則必曰此民力也自祖宗艱難而得之也豈可

輕用官一人則必曰此國柄也自祖宗艱難而致之也豈可輕與動靜整敕每事如此則百司自然共職庶政自然修舉祖宗在天之靈必皆歡悅而天祐響荅福禄日臻邦基益固矣

一清心心者一身之主萬事之本也夫目之於視耳之於聽口之於言手之於執足之於履皆惟心之所使心得其正則接物臨事之際視聽言動皆得其正而無有繆悞乖戾之患況四海之廣萬幾之微皆仰治于一人

而一人之所仰者非此心乎蓋水必止乃可以涵物象鏡必明乃可以別妍醜故帝王貴清心清者靜一不遷之謂若聲色之娛宴飲之樂所不能無尤當節適使不至撓吾心之清心清則四海之廣無不燭萬幾之微無不察光明洞徹不言而信讒諛不得施邪偽不敢前百官有司皆安其職無有撓格之患則法制流行紀綱振舉災變息而天下治矣語曰本立而道生故帝王以清心為本實總攬權綱之要道也

一持體事莫不有體體者得其要之謂耳人君任宰輔以馭百官守法度以信萬民斯其體也若乃任一小官罰一小過有司之事耳而人君親之則有司懼矣夫上下正政令一賦歛以時用度有節賞罰必信此天下之守也而朝行夕改守無所止則臣下恐懼皆思為已而怠其所職殃害及民怨讟不免而或召災異故為君之道在乎持大體先有司裁制予奪必信必一則雍熙之治可坐而致何災異之有哉

一更化傳有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為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今有所甚患者曰財用不足曰選法撓亂曰官府不治三者而已改絃更張此其時也盍亦思其所由乎財用不足豈非所入者有限所出者無窮歟選法撓亂豈非賢不肖混淆越格者多而非格者不少歟官府不治豈非賞罰不明而名節素不勵歟宜敕有司詳較一歲錢穀所入幾何若所出皆為當出則財之不足將無法可理若猶有不當出而可以已者

如不急之營繕無名之賜予據其名件一皆止之則財用必足矣又詳較銓選除合格外越格與非格者幾何任廻量其根脚功過定奪仍原其所由跡轍一禁絶之則選法必行矣官府之制上下内外相維相資各有條理果皆得人何有不治然人材不齊善惡必有故賞罰立焉若善者當賞而不賞惡者當罰而不罰則善者變而為惡而惡者狃而益甚又如犯至不赦大罪也而或巧圖復用老病謝事常理也或戀而不忍去至有貪欺

害民善於自蔽不即敗露上官不以審風憲不以察因

習成風不知有恥治何由興宜嚴敕省臺公賞罰勵名

節由京朝始則官府自治矣凡此三者更化之畧也三

者果更民力必紓人材必多祥瑞必集國勢必隆然非

更之之難行之之難也非行之之難守之之難也惟聖

天子以畏天敬祖清心之德守而行之又何難哉

又二事竊聞今之議者皆曰實惠不能及民欽惟聖天

子即位以來詔令頻下未嘗不以崇本抑末興利除害

恤孤賑乏之為務實惠至矣然且云爾者有司不能奉宣德意而有以格之耳其甚者有二事列于後

一察吏治官府之設本以為民然而民弗蒙惠者豈非任職之人廉正者恒少而貪邪者恒多歟恒少者宜培植而反摧抑之歟恒多者宜簡除而反擁護之歟何以知其然也夫廉正者仰不能悦上官而復忒忤也憾怒嘗矣俯不能媚奸民而又常戢之而怨憎積矣故舉一事則沮於上行一政則謗於下奸人乘釁猾吏授計扇黨

搆誣譁然訟之蓄怒者得以折辱求索鍛煉而成其罪夫以搢紳廉正之士一旦屈膝受誣置對於無賴之小民縱萬一得觧而風槩掃地矣彼貪者於上則先意以希合於下則越禮以求媚贓賄狼藉未至敗露憲司上司佯為不知安然秩滿給由而去乃且奔走權要徼取優等擇授美官是廉正者少而益少貪邪者多而益多也嗚呼所謂實惠者將孰從而致之哉夫源清則流清本治則末治宜端本澄源特發嚴令戒敕内外官吏皆當

洗心易慮奉公為民所在憲司及上司衙門毋敢抑正容奸務要精詳察舉其治行超衆者增秩賜金如漢世故事貪鄙尤甚者黜竄不齒憲司或失察舉亦行論罪如是良吏日多奸吏日少官府立而政化行惠及民而灾變息矣

一除民患公家百須皆民所出取之有法民不知病今夫夏絲秋稅乃其常賦和買和雇官皆給價宜無所病者然和買和雇名件不一駢至疊出責辦須臾故和買

必至望户科著貪吏憸人得縁為姦易新鈔為爛鈔者
有之給價撙除者有之繆指其物恐賂焉而受者有之
預嚇以多買而取賂者有之受賂當買之户而移之下
户者有之又有追呼停留費用過當民不勝擾矣其和
雇則十車之運而為百車之雇有車之家合境追攝必
賂而後免故和買和雇姦民之利而細民之病也今後
一切和買和雇憲司必須密為體察仍許諸人首告似
前犯者痛行追斷監臨有失防禁罰俸標過甚者降等

憲司不察同坐令歲止於大都將年例和買叚疋絲絹等物預期張立榜文各開色樣幅尺麄細輕重添價收買仍許中買鹽引商旅四集旬月可辦不惟省減脚力防押官兵及免水火盜賊之虞實永絕姦人因公規利害民之弊若慮或有躭悮且可内外分買若大都果便來歲通行斯亦惠民弭災之切務也

皇慶改元歲奏議

臣某等言蓋聞人臣以報國為忠効忠以進言為先況

臣等以衰暮之年遭逢聖運首膺寵召過荷異恩不有一言將何以報竊惟天育萬物不能自理傳之天子天子理萬物不能獨為傳之中書中書所以行天子之令而裁理萬物者也其事權不可不專猶慮有闕焉於是置御史臺執憲以繩之繩之者所以成之也其紀綱不可不振苟中書之事權不分臺諫之紀綱不沮天下無難事矣故聖王無為無為者得其要也其要奈何省臺是已臣等前陳八事既嘗言之矣欽惟皇帝陛下聰明

智睿出于生知寛仁慈愛發乎至性爰自潛邸至踐東
闈再翦巨姦一匡宗社其規模注措固已有在矣即位
之日尊述世祖皇帝成憲分降明詔播告天下丁寧切
至聞者感動其於利民去弊之道至矣盡矣至謂除樞
密院御史臺徽政院宣政院各依舊制其餘諸衙門及
近侍人等敢有擅自奏啓中書政務者以違制論又至
元三十年之後諸衙門改陞創設并多餘員數非世祖
皇帝之制者從省臺分揀減併降罷詳二條聖意之所

以假權中書畀重憲臺者昭然可見何者急於圖治耳是以中外拭目欣覩太平然臣等愚繆過計猶有不得不冐罪為陛下言者夫欲得而患失與喜而奪悲人情之所同也今當分揀減降之始其患失而悲奪者為不少矣慮或萋斐之言伺便而入浸潤膚受謗歸省臺儻省臺一揺政本隨易必至上煩聖慮下紊諸司在於遠圖所繫甚大伏願陛下弘乾坤之量廓日月之明謹更始之方守已頒之制提綱挈要確然不移使微漸之萌

睿遏潛弭則事權一而紀綱振庶政萬幾不勞而理陛下雍容高拱坐撫至治享無為之樂臣等之願也

奉使宣撫回奏疏

近蒙都省遣差欽賫聖旨奉使宣撫山北遼東道尊依巡歷回至大寧路乃以八月初六日戌時地震土人云本處自至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地震之後至今時時震動未已當時不以為慮數日訪之旁郡以及上都隆興皆然而太原平陽為甚九月復歷上都隆興等

處其震不時復作未見止息欽惟聖上以聰明聖智之
姿受天景命嗣守大位以來親擇相臣精選臺官蠲租
宥過賑乏恤孤覆燾之恩洋溢中外比又遣使七道分
行天下問民所疾苦雖堯舜博施濟衆之心不是過也
然而地道愆常尚勤聖慮者靜思其故灼有由來良以
有司不能盡體上心擴充至化况更張之始宿弊革而
尚存新政欝而弗通積陰凝結陽氣上行不得宣達而
為此變也何以言之凡理順為陽理逆為陰則是順理

之政少而逆理之政多也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則是君子少而小人多也公則為陽私則為陰則是奉公少而懷私者多也雖然陽進有元陰退有漸養其元需其漸陽進而陰退矣其輒敢不避僭越謹書管見所得凡九事一曰重省臺二曰明相職三曰清省務四曰正六官五曰慎賞罰六曰均榮辱七曰嚴禁衛八曰禁奢僭九曰勵學校固知迂闊無足采錄然皆進陽退陰拳拳之義也合行開坐具呈中書省照詳施行

一曰重省臺天育萬物不能自理傳之天子天子理萬物不能獨為責之中書中書所以行天子之令而裁制天下者也其事權不可不專猶慮有闕焉於是置御史臺以法繩之繩之者所以成之也其紀綱不可不振茍中書之事權不分憲臺之紀綱不沮天下無難事矣曩者近侍諸衙門往往奏事干預朝政省臺未免沮抑事致紛厖近欽奉聖旨節該諸衙門不得奏人倣官開讀之日人情大悅愚見以為都省宜與御史臺同議聞奏

更乞頒降聖旨戒飭近侍及諸衙門除本管職務外凡關係有司一切合行政事毋得干預陳奏必有事須奏者亦須奏乞宣傳中書省或御史臺照依札撒施行仍許省臺詳事可否回奏不由省臺而輒奏行者有罪如此則事權歸一而紀綱振萬幾之務不勞而理矣

二曰明相職凡諸司守職者皆不可私而宰相為甚諸司之私不過敗一事損一民廢一職殃一郡而已宰相之私小則害天下大則誤國家矣相可私乎宰相之私大

率有四而貨賄不與焉或恃勢以臨下或固寵以媚上
或苟安而不為或畏禍而不言恃勢以臨下則權必歸
己請託行而朋黨分矣固寵以媚上則道不由公諛諂
進而小人肆矣苟安而不為則百職不舉而庶政隳矣
畏禍而不言則忠告不聞人罹其害而國事殆矣凡此
四私不可一朝有也爰自至元乙亥之後老姦巨蠹繼
踵用事所謂四私者極矣一二十年之間居官為吏者
惟知賄賂關節可以進身憸佞薄刻可以得名正直者

指以為狂謹守者嗤以為愚不知有禮義廉耻也即今吏弊連根株民病成膏肓實由宰相之私有以使之耳必欲痛懲斯弊莫如昭示無私宜先下令曰凡有傳稱諸相鈞旨及假倚門下威福脅制諸司屬託公事者該管官吏隨時赴省禀首究治仍許諸人察舉御史糾彈若所管官吏不即禀首與屬託者同罪輒已施行違法者加等蓋身正則令從上行則下效將見百司怵畏善政流行風俗革而相職得矣

三曰清省務中書省宰相之府所以臨百司統萬幾定謀畫出政令佐天子以安天下者也其地不為不崇其責不為不重然居崇有容任重有要容宜肅要宜簡蓋肅者衆所嚴而簡者繁之制也能簡而肅則所謂定謀畫出政令佐天子以安天下者可得而言矣至元初年丞相到省諸人無故不敢入外門外門不敢入得入省房者少矣不敢入省房得入都堂者絶少矣是時諸房省掾所掌惟一鈞旨簿控制六曹而天下之事井井皆

辦省中廓然望如神明得簡肅之道也厥後一二十年之間巨姦繼作相踵一迹羣小乘時蟻聚蠅附莫不苟緣公事以濟私權如胥吏管庫之免除疋帛斤絲之出內皆須瑣碎呈禀駁勘往來競以生事為能號稱用心出力文隨事具日積日繁由是撿舉困于兩司判署疲於八府終日倥偬特一繁劇大有司耳雖有夔稷伊傅之賢其於贊襄調燮之功蓋有所不暇矣茲可謂簡乎又每旦諸相入省例引門下親信數輩諸人混入森立

滿堂或僞或真互不能辨内隱姦慝亦莫可知使郎吏
啓覆於喧雜之中執政可否於廝役之後不惟泄漏政
事實爲虧損尊嚴兹可謂肅乎詳此二事初若甚微久
而相仍其弊實大宜令六部各具所掌事務名件及施
行禮判委官分間凡有定例及涉細碎重複不必呈稟
者悉皆削去一取至元十年以前典故遵依施行仍禁
約諸人無故不得入省門每日諸大夫聚會親隨不許
入後堂令有職役者一人輪直聽候命令知印通事省

掾出入恒不過四五人如議事皆令迴避即有諸掾下即諸脅門以事稟說者令客省使分閤亦不過一二人得入如此省體肅而愈尊相職清而多暇其所以佐天子安天下者徐爾圖之宜無不辦

四曰正六官按周禮六官以配天地四時蓋六官得其職則天地四時之氣可得而正也今之六部是已六部果得其職乎畧舉而言之吏部實為天官掌别淑慝平銓衡使賢者進不肖者退乃其職也今其法惟以日月為

功不以能否為斷衙門欲併而不果冗員方汰而遽停
賢者果能進乎不肖者果能退乎則天官未得其職矣
刑部實為秋官掌司威罰平獄訟使惡者詘而善者伸
乃其職也今律令未見施行所掌分於宗正或乃不分
輕重指名脫放罪囚惡者果詘乎善者果伸乎則秋官
未得其職矣又如禮部之禮制無所定科舉未能設兵
部之軍役不得均驛政不得間則春夏二官未得其職
矣詳數事餘可類推天地四時之氣有所未正者或果

出於此乎易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宜令六部條具所掌得失參酌古制定奪聞奏頒定新規刮去舊轍使之各得其職責以必成實裁成輔相左右萬民之大端也

五曰慎賞罰古之有國家者凡能使一世之英傑奔走用命四海之人厭服而慕化者無他術焉賞罰而已矣故賞罰者國之大柄人主之所固執而慎施有司之所敬守而奉行者也故賞一善則使天下之人皆曰此宜

賞也莫不躍然而喜為善罰一惡則使天下之人皆曰此宜罰也莫不悚然而懼為惡夫能使人懼為惡而喜為善則天下無事矣苟為善者不必得賞雖賞而有所未至為惡者不必得罰雖得罰未必得當及不應賞或以喜而賞之不應罰或以怒而罰之則惡者無所為懼而日益逞善者無所為喜而日益懈為善者懈為惡者逞而天下多事矣由此言之賞罰可不慎歟今後擬乞開奏上位處分及都省諸司所行關係予奪升黜賞罰事

理未行之間當該有司皆須詳審精究必皆當理然後
施行即或理有未當得以駁舉辨覆更改不舉者有罪
風憲衙門隨事糾彈究治大者聞奏
六曰均榮辱近欽奉聖旨須降處決官吏取受條格十
有二章既示其辱矣其所以榮之者宜亦加焉伏覩歷
代盛時内外職官所受制勅皆有勲爵其父祖母妻隨
其所受官資例有封贈誥命竊嘗思之蓋人主以恩禮
假名爵之重以勵其為臣之忠人臣以忠力取名爵之

榮以顯其為子之孝則是恩榮一致上下相資不易之典也且夫勸獎之方無如榮辱之切況人之至親至愛者至於父祖母妻極矣今使勲爵之華封贈之澤奉公守職則從而予之至親至愛者均其榮貪汚敗政則從而奪之至親至愛者均其辱其為勸獎孰切於斯宜令有司檢會前典定擬聞奏頒行不惟臣下深警榮辱之公而競效其忠實表聖朝太平禮文之備而大著其美矣

七曰嚴禁衛古者天子之居必通籍乃得出入示尊嚴謹幾微也欽惟車駕所幸軒陛宿衛之下宜加嚴密至於作好事僧道各有寺觀亦不宜頻在宫禁諸色近侍及藝術承應人等皆宜定給符驗出入辨認吏乞詳酌

聞奏

八曰禁奢僭風俗必不可使奢奢則僭僭則獄訟興姦邪熾傷財不論也今之風俗可謂奢且僭矣市道之間有一笠直百五十貫者有一靴直二百餘貫者踰常過

費闈之駭人夫靴以衛足笠以庇首僅得完潔成禮足矣亦何取百五十貫及二百餘貫之貴哉豈非奢乎又如銷金鍍金之禁婚姻嫁娶之制雖嘗施行未見禁止富者恣欲而無窮貧者破産而不足如此等類蓋非一端古者車服器用皆有等差婚姻喪葬各有品節宜令有司參酌古今定立各項制度聞奏施行如靴笠銷金鍍金等事一皆禁斷不惟風俗漸厚禮義興行實省財佐民之急務也

九曰勵學校學校者風化之源人才之本也其勉勵之道朝廷已有累行條格頃年以來各處牧民之官競以修建文廟為事在於政蹟固為可佳然考其師生教授之實人才作養之功百無一二是務其外而遺其內也是知其標而不知其本也終亦何益哉即令所歷府州司縣首領官吏往往不識字上司所下文檄有不會句讀旨意而錯施行者中間實繫利害學校不興之過也今後合令各道廉訪司嚴行督責所屬凡學校之務須

要用心整治期於必成所教生員名數及所業次第每季申報廉訪司以備閱試察舉生員入學者與免本身雜役能通一經者免本身差發通二經者及成功課者除免本身差役外本户雜泛全免三年無成者依舊當役其有學業精熟才行超異者廉訪司官體訪是實保舉量材區用其學校成否實跡提調官任滿解由内開寫如此庶望學校興行風俗美而人才衆矣

大德七年奉使宣撫山北遼東十月回至宣德奉聖州

具呈



中菴集卷七

# 中庵集卷八

元 劉敏中 撰

## 書啟

### 察院與臺呈書

承奉中書省劄付將内外官吏俸給住支切惟聖朝自改元以來更制法度審究治端首行選官頒俸之法著為成規内外有差小大有宜是以官不易方民不知擾迄今二十餘年卒成一家太平之功者良以此也今者

一旦將官吏俸給遽爾住支若即別有定奪則無不善若遂因而勿與則未見其可蓋與之費易給而官易治勿與則費必重而民必困何者俸祿之法所以使人以責其廉也今天下之俸為數雖多然要必有定限官吏自俸之外一有所取即名為贓茍能廉者固自畏避不敢犯矣至若貪汚不法之人時或有之則有得以覆按而繩之以法盡取其所贓之物歸之於公然後黜罰之戮辱之如此貪汚者足以戒矣所謂費易給而官易治

也今誠一切勿與則非徒無以使人將見向之廉者亦必困餓不能以自守而貪污不法之人幸乘是隙必皆曰無俸矣其何以責我視其民譬若逸虎之得羣羊必且快意而噬之此其所取者寧復有限耶較之俸祿當不啻十百千萬也然則有司宜如何而繩之哉以此言之是去防而縱之貪也是惜目前有限之費而遺百姓無窮之患也是見其所得而不見其所失之多也而可乎哉所謂費必重而民必困也况今幅員堂堂雄跨千

古生財之道不一其源亦何嘗此區區之俸而重斯民之困者哉雖然誠亦有可議者蓋其分職太繁設員太多而仰食者太冗也傳曰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為今之計莫若停冗職削冗員也如此則事一而官不雜官不雜則冗食者去而用度自足矣俸禄不可不復也

代上執政呈

蓋聞設官務先使能序爵在乎酧功功有大小能有優

劣而官爵崇卑貴賤之差定矣官爵一定而上下無有覬覦廢隳之心則五帝三王之治又何難致哉伏見國家修飾治具網羅人材將以興太平之功業故天下之士于于莪莪雲集京師莫不願奏一技售一能以效其萬分之一其才力行能無過於人然生遇聖時輒不敢自棄幼而儒長而吏崎嶇黽勉垂三十年竊嘗自謂亦可以用於世矣乃猥廁沂郯萬戶府幕今因承乏獲覲光之願輒不揆踈賤據所見聞敢為一言惟大人裁之

方今京府州縣上下自有次第其官吏調選之制視此
為定不可易也且萬戶府總管府其品敵耳然而總府
掌民而萬戶掌兵兵民不同其於為國之功則無異也
令掌民之屬無間小大久漸率皆廷引薦舉調選入格
以為常例而掌兵之屬處則修號令正簿帳董器械戒
斥候虞度釁隙以究其一切之利害至其有警則舍文
墨就矢石擐甲執戈以與士卒共及事稍已則士卒即
得休息而此屬方且釋戈甲操文墨第功議罰數馘訊

俘雖神乏力竭不敢言苦此其勞不減於掌民者明矣顧乃困頓邊境彌年累月雖勤勞若此而其情不得上達思如掌民間調一官進一爵不可得矣且比來調補兵幕往往皆用掌民之員而此屬盻盻又如故遂使其徒自甘於廢隳無所望之地而朝廷亦遂委之疎遠不收録之夫掌民者如彼而掌兵者乃如此恐非所以公調選之制也且此屬豈皆固為軍伍之人哉蓋惟遷調官吏之前為本路差遣不敢辭謝以致夤縁滋久而朝

廷乃一以視之若此良可悲也伏望開闢公道察其勤勞使内外之任同其恩榮兵民之功無所偏廢則某等幸甚

與儲主事天章

某頓首主事天章執事向來車從累留歷下辱承盼飲酒晤言盡殷勤之懽蓋古人有一見如舊相識之義顧不肖不足以當之耳感愧感愧嵓甫滕君廼執事收拾舊物今以歲貢赴召亦何待老夫云云也謹因奉狀申

候起居兼謝相好之意秋晩寢飱加慎不宣

與吏部劉主事漢卿

某頓首主事漢卿伏審擢掌銓衡士大夫所在相慶曰劉君當路天下庶幾無淹滯之才矣而某以老懶廢故不克作尺書申賀左右負罪負罪滕君嵓甫濟南秀異執事所素知今以歲貢赴召將行請書竊謂奬士之心當有所處故不敢喋喋也秋序尚慎眠食不宣

與劉太醫舜臣

其頓首太醫舜臣足下别益久思益深故舊之情自應爾也惟進見之暇冲融粹和動止迪吉想皆安樂其山野懶慢之癖君所素知加之衰白颯然無可為者然時有所感思欲如向時欵曲一言不可得也每臨風北望搔首而已嵩甫滕君鄉中老成秀俊今實充歲貢以行足下推之輓之可也尊丈教授先生不敢作狀煩喢名致懇不宣

送王紹明郎中序

涸澤之涔有舟焉水不過半腹膠於泥莫能行也及乎秋水時至瀰谷蔽川而下汪洋汎濫倏焉莫測其舟則飄然即舉汎然而浮浩然而行矣今夫士之生不得其地進不得其道者亦必待大人君子有以感發振起之也夫水大可以載舟然水固非與於舟而舟自利於水也大人君子行為言動亦無與於士而士之興起者自有以得大人君子也燕山京師所在固大人君子之淵

數也而其尤赫赫者惟吾郎中王公焉蓋公之為人其持富以禮其處心以仁其接人遇物以誠故凡一恵一言之出則使屈者伸滯者通弱者强懦者立學者得以成其學仕者得以達其仕是以士無賢不肖翕然皆歸之而公初無與於其間也嗚呼由公而得以顯於世者天下不知其幾何人聞公之風願見而不可得者天下又不知其幾何人如敏中者亦願見而不可得者之一也幸而公自去歲冬來濟南既就館賔客之造者車馬

僮僕日夕滿門是以睥睨而不得進也既少間而欲進則又自以為固陋荒僻之人廼敢率然自薦於大人君子之門耶又復逡巡而不敢進也乃自咎曰汝平日所病者徒以願見而不可得耳今得見而不見是終莫得而見也汝弟往見之見則必有言焉有言則汝之固陋荒僻之疾宜有以去之也於是與嘗為友者四人共往拜之間於客席而坐公嘆而語客曰方今朝廷可謂得人矣我嘗觀其麟遊鳳集頭角之昂然如璋如珪德器

之温然躋躋蹌蹌衣冠之偉然朝廷可謂得人矣然詢其人所自出則曰東魯也曰鎮陽也曰大名也曰某所某處也若濟南則百無一二焉至於區區一隨國猶曰有季梁在今濟南之屬邑若隨國者不啻六七而乃反無人耶豈教育之有所未至耶抑士氣之不能自振耶公之言若是四人退而喜曰凡得於公者有三焉始見公容止之和雅為可觀也次聞朝廷之人材之衆多為可慕也終知濟南之無人為可懼也夫可觀則必有以

取法可慕則必有以自脩可懼則必不敢以自惰矣信乎大人君子之足以感發振起人也異時使濟南之人得必出涸澤之洿者繄公之力歟故于其歸也敬叙其始末為謝至元七年正月望日歷下晩進劉敏中再拜

送霍廵檢彦深之無棣序

梁鄒霍彦深性明敏有智略自其幼時嶷然巨人年十七襲父為梁鄒簿末幾去官就學養母孝謹家之内外肅整咸理人皆稱之以為興霍氏者必此人也今年春

朝廷寀視郡縣疏遠之境慮有盜生而為民害乃例置巡檢一人給之印綬祿廪使警督之仍命吏部選名已在籍而未嘗有過者任其職濟南所置凡數處而彦深得無棣馬將行諸君咸賦詩以贈之而命僕為序故因以言而告之曰理有至微而重至小而大者子嘗知之乎茍知其理則大者不以有餘而矜其大小者不以為不足而恥其小微者不以自輕而忽其微也天之形穹窿蒼莽仰之窅然而無極而其機緘之所以斡旋者特

以生育長養為事若夫日月辰宿風雨雷霆霜露霰雪煥乎其昭回翕乎其鼓舞沾濡煦燠之恩震厲肅殺之威回互變化莫測其端俛此天之所以為高大而不可及也然而生育長養之功不能獨成要必責成於處卑之地雖方寸之壤與有力焉苟以寸壤之微為不足恤一一而遺之則全功有所弗成而造化或幾乎息矣夫寸壤之於天其微固不容較然其相成相與之理即而求之不亦既重矣乎今夫廵檢之任固亦微且小矣而

其至重至大者實係焉書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故天子當宁百官奉命奔走不敢暇者蓋亦為民而已矣而其係民之最切者莫如宰相縣令之微固不敢望於宰相令所係而與之一者何哉蓋宰相上之極天子之至密者也縣令下之極民之至密者也故宰相一言一動之際天下或受其利病則所係既已重且大矣而縣令之所係殆有甚於此者凡下之冤苦愁恨纖悉委曲之情有望於上者宰相容有所不知而縣令皆

知之然蔽而弗聞則在上者又安能加意而恤之哉凡上之教化恩澤所以逮於下者宰相既行之而縣令或不能承宣則在下者又安知恩澤之及我哉下之情既達於上而上知所恤矣上之澤既宣於下而下受其賜矣然而復害民之尤甚者曰盜則又縣令之所不暇及而廵檢實主之是其官雖微而係愈重任雖小而責愈大矣故孔子稱天子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柳下惠不辭小官要皆當於理而成其為民之功耳彥深而能守而

官慎而任無忽於微無恥於小副朝廷所以為民之意則自下以升高由近以至遠其孰禦之哉其孰禦之哉至元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序

送蔡知事序

玉藴於山治玉者索之珠産於淵求珠者出之俊逸隱遁之士不求於有司而有司求之矣況乎名登十等之列行已聞於人才已效於用名實暴白可以紀録者有司其寧舍之耶天子坐明堂理萬民而其所以為務者

不過得人於有司而責其得人也天子務得人於有司有司務得人於天下是則有司之責亦重矣故凡任是責者必良有司也其必知人材之所當必得又知人材之不可易得故常平允其心思精明其鑒識獎拔銓選無敢有忽汲汲焉惟恐失而負其得人之責也今以已聞之行已效之才以即於政唯恐失之有司是猶治玉求珠者之得玉於坦途而獲珠於平川也其不為喜且慶也寡矣何慮不增重其價乎濟南幕府知事蔡君資

明而性敏力善好學古人得失之迹時務利病之原國朝新舊之典皆耿耿著于胷中刀筆案牘特其餘事爾事上接下敬而有禮望之溫淳如古良士至其臨事剖煩理劇敏捷如流然終不失大體由是公議翕然服其能小吏細民亦莫不敬愛曰我蔡君有恩德于我矣是非行已聞而才已效者乎今其秩滿矣且録其狀以請命於有司斯亦為有司坦途之玉而平川之珠也其必獻之天子以聽其爵賞將見韓思彥之夜加二階主父偃

之歳中四遷不獨專美矣某且竢而為蔡君後日之賀

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序

送二舅知事還郏幕序

郏古之子國也於列國為諸侯則其地亦已勝矣春秋郏子來朝論官名善孔子之道而學之則其主亦嘗有人矣廼者天子將問罪東南江淮之間由東而西上下數百千里分符列鎮以訓養士卒且以為疆境之固其最東而直其衝者惟郏焉故雄疆整飭常不敢後於他

鎮城高而堅隍浚而深旌旗擾雲電鎧冑輝日月鈜金震鼓虎哮龍怒其強弓勁弩則盡時力擇木之良引而射之往往出六百步之外洞胷達心不論也其劒戟之利則皆耶谿赤山之精陸剸象犀水截鯨鯢剸車斬甲不論也貔虎之士瞋目叱咤賈勇超乘佗佗焉憤憤焉皆以久生為恥其講事則偏伍行卒坐作進退無不如法超高山越長澤雲迴風轉不可測也不知郯之為子國也亦嘗有若是耶吾見其地之勝有加於前矣其主帥

則天子之所擇任有文武長才頗牧吳白未可為讓而又虛巳納士譽望赫然又不知鄒子之善論官名而亦使能有若是耶吾見其主之賢有加於前矣地之勝如此主之賢又如此斯固功名奇崛之士注心翹首趨而競赴也而吾舅氏魏公首以幕賓遊其間其亦足以為快矣其亦足以有為矣雖然未足為吾舅氏得也舅氏才傑而學贍事練而慮周竊謂其宜恢張特達登金門上玉堂以為福於天下也久矣顧且從事於一鎮則固

亦不足為已然幸因天子之將問罪東南也少加力焉夫事立則名必彰功集則身必榮不以區區累其志則事必立不以洶洶易其節則功必集嘻若此者舅氏固能矣然則所謂恢張特達登金門上玉堂以為福於天下者雖竚立而待可也鄉之諸君毋但以幕賓期我舅氏哉此某之平昔素所欲明者今因其來而歸也故以為言至元七年臘月日

送曹君幹臣之陽丘序

吾鄉陽丘天下之名邑也厥土壚衍原澤相錯有麻麥桑果稻魚之饒薪蔬材木冶石之美而長白女郎荆湖柳雉諸山峭拔峻秀掩互相屬繚其城如環然有水曰繡江出于其境之南山下清泠迅駛宛轉紆絡經其境且百里而東北入于海民往往泝涯為峽峽其流以運舂磑林落映帶山與水相吞吐令人蕭然有武陵桃源之想故其俗朴而不鄙簡而不野剛而友直而義油油熙熙有古之遺風傳所謂民之性剛柔緩急繫乎水土

之風氣信矣曹君幹臣乃其邑人也幼就學濟南敬齋高先生君植志堅固而才思贍捷先生愛之曰是子必異乃盡以其學而授之既卒學益復自勵以恣討經籍務為無所不貫其為文章雄深典雅無浮薄矯飾之態蓋其性然也頃者朝廷例置州縣學敬齋曰曹某吾門之高弟也不可以不達乃書其才行薦之府而聞于朝以為陽丘邑學教官嗚呼以君之才之學正當元朝興建有為之秋翕忽變化固將有遠大者存也區區一邑

學人烏足相涸哉雖然君之母且老而其子未壯故且歸其鄉以養其母以將其子以盡其孝慈之道焉耳此蓋君之志也而吾之所以期君之往者又不在於是聞之吾鄉自令長而下在官者皆賢自兩張先生而下為士者皆賢君之往吾知其在官者與夫為士者必欣然相謂曰曹君吾邑之人也幼而學於府長而範吾邑之人非惟曹君之榮乃惟吾邑之榮也則必倡率其民人敦勗其子弟以從學於君矣而為子弟者亦必相謂曰

曹君之幼也其與我奚異哉今而若是者則亦為學而已耳必皆感激憤悱樂其事而馴其命矣倡率行於上感激興於下上下交孚而君於是焉以宏其道於其間則向之朴簡剛直之俗又一變而為禮樂君子矣吾他日至吾鄉見其揖讓法度之儀聽其文雅義理之言相與飲會談詠而答其山水風土之美寧不快哉寧不快哉吾所以期君之往者蓋如此君既行諸先生咸有詩以贈故書于末以遺吾鄉之親識故舊庶幾其不負吾之

所期者云耳至元九年春二月朔序壬申歳也

送趙去非序

凡能廣交遊使聲聞顯于四方雖不覿其實吾必信其為賢也廣交游有道必其中有足取於人也茍其中無足取於人則雖日為酒食美言詞以求與人交而人亦安所取而與之游乎哉求交且不可得而況能廣乎哉故曰雖不覿其實吾必信其為賢也東原趙君去非以宦遊寓濟南者三年矣其至之始余未之識也然於話談

間往往聞有趙其姓去非其字者也甚熟徐而察之則四方之士過濟南者無非與去非善也車馬宴集以相從者無非與去非游也乃嘆曰何其交游之廣而聲聞之顯邪余固私識而賢之矣既與之面聽其言而覩其實和而恭信而通文雅而從容至其慷慨灑落赴人之急則又有俠士之風嗚呼斯固人之所樂取者宜其交游之廣而聲聞之顯也謂之賢其信然哉今將釋此而游京師京師之名公貴人常與去非游而知去非之賢

者不可勝數也夫知其賢而不與之立者君子不然也去非之往其果有與立者乎余以是嘉其往也歌以餞之歌曰彷徨送子兮河之梁子行亦何往兮思與鴻鵠飛翔鴻飛冥冥兮不可望太行西北兮是帝鄉明朝馬首忽千里兮目送孤雲欲斷腸歌既闋而别時至元庚午歲也

送髙粢牘序

古之君子以仕宦論榮辱而貴賤不與焉九錫之寵萬

鍾之養貴且榮矣然或處之而非其宜任之而乏其勞則君子以為辱抱關擊柝之役乘田委吏之事賤且辱矣然或用焉而稱其能考焉而舉其實則君子以為榮由此言之則貴不必榮而賤不必辱惟所行之何如耳故惟君子為能盡榮辱之正而亦嘗有君子之仕者乎今之官有曰條犢云者祿益薄而責益劇者也魏人高敬之以既衰之年來濟南實為此官濟南大府也而事益繁矣夫年衰而事益繁祿薄而責益劇宜其有倦勞

之傷有饑寒之憂以汩其衷以奪其公以怠其事而曠其責矣髙君則不然利害必明緩急必詳獄訟有辭必審錢穀有計必當期會約束有程必允操朱墨臨几案較得失情偽於急遽冗煩之間俋俋不自輟而其發書如也然則髙君何為而能乎曰君有道君之道以誠蓋誠則一一則靜靜則神完而志專凡世之所以動心忍性者無所入其中惟吾職而已矣輪扁之斵輪庖丁之解牛用此道也夫烏知其年衰而祿薄事繁而責劇也

哉乘一馬從一僮踈衣而糲食如是者三年不移此豈非所謂用馬而稱其能考焉而舉其實古之君子以為榮者乎嗚呼髙君之仕君子之仕也君今既代矣其行事必達於天官賢才之府而人物之龜鑑也必有如古之君子者識君為君子矣夫既以為君子矣其寧復以向之所謂祿薄而責劇者重勞君子耶必不然矣髙君其行矣哉君既行序以為别至元戊子冬至前三日歷下劉某題

送張無咎序

至元癸未余為兵曹主事一日曹掾劉之文介夏津張君無咎詣余於廨舍余謂之文觀張君不凡殆可以任事之文以為然明年以儒學教授滄州又四年遷濟南會余自御史都司謝病歸與無咎游益狎遂得其為人益詳無咎學析而才通其為文辭肆而法資雅重寡言居常從容而事以畢舉其志意超然而無有挾能矜已之色此其器為可見已吾聞選例教授終再任轉職事

官無咎既代矣其且去而為職事官乎雖然職有所分而才有所宜詳而處之有司之事也如無咎者宜將安所處耶吾知其楩楠杞梓之用固不及於欂櫨桹臬矣然則曩者任事之言其卒驗也歟

解録事安卿代歸餞行序

濟南介齊魯間左窮山海之境而右襲土壤之富時則有宣慰有提刑有轉運有勸農以參莅其上而朝廷四方之使日旁午其中出入開闔自為一都會雖屬邑數

十而吏民繁庶固足以集事至於承早夜之令奉咄嗟之責隨至隨應而勿敢失者則唯一録司焉故宦遊之士視濟南司録為劇任伈伈莫敢就而有司亦以是難其人以故或久缺或久任不得以常調節也渤海解君安卿以至元二十二年由近侍屬來為是職逮今凡六閱歲上下無造次之失無絲毫之嫌大率君之為治以明察果毅抑强梗靖獄市以寛小民之力以嚴厲信必謹期會赴事功以遵大府之政以周密勤劭伺幾微審

動靜以盡其事上之禮嘻觧君可謂理劇之能者歟今來言曰某不佞既占仕籍亦思有以自奮然求其所以終免於戾者而不可得今且去夫子能無言乎僕告之曰子知鏡與劒乎夫鏡錬之精則明可以走魑魅然未嘗用其明而人謂之明夫劒淬之至則利可以斷象犀然未嘗用其利而人謂之利今吾子之鏡固已錬而劒固已淬矣願吾子晦其明使明益增而無用明之名保其利使利益鋭而無用利之累彼司照鑑事剸割者於

子其寧舍之耶吾見子之明日以顯子之利日以售無傷缺之患無蠹蝕之虞廓乎有餘矣然則子之勳業如級而升高其誰禦之哉二十七年庚寅重陽後三日劉某序

陽丘尉高君餞行序

蠹生則木不遂螟生則禾不實盜之於民禾之螟木之蠹也故一縣之制令丞簿主賦政以遂民之生尉主禦盜以除民之螟與蠹者也螟蠹之不除如民生何尉之

責亦重矣然不幸而非其人則怙威以肆暴飾巧以縱惡曲搆旁延抉𤺥攖疵資以自利者比比也翼健卒如鷹鸇然所至之鄉攖噬狼藉至雞犬不得寧民之患之蓋有甚於螟蠹者矣除螟蠹而甚焉尉之責奚望哉頃余來陽丘聞髙尉文本賢因與之游而得其詳尉儒者家屢空不㤉其奉職静而斷有事則躍馬從數騎褁糧以行其捕繫計治一質諸理吏卒噤立不敢置一語指㖘進退惟尉之聽故民不知擾而事以集以是闔境帖

然三年無螟螽之患嘻高尉可謂能塞其責者矣今將赴調有司民惜其去則皆咨嗟涕洟願留而不可得乃胥而祝曰夫善者以賞不善者以罰國制之常而有司之責也吾尉之往其果可得賞乎若爾則善者益勉而不善者可以化而改矣吾尉之賞吾人之幸也余於是益知高尉之賢而士大夫之嘗與游者皆樂為歌詩以美其行使余為之序

贈安宣慰詩序

至元丙戌某與廣平安君思承同為御史吾二人者仕同道同齒同而志意又同以是交甚歘又因思承得拜其兄今宣慰公于其家公即歡然相接傾倒如舊公時在京領漕運明年為刑曹尚書會夏暑以恩例决諸司囚某以御史公以秋官實同其事旦夕相從者彌月凡公之毅敏公恕盡於斯得之而情好益密矣又再歲思承為四川副按察之成都某為御史都司歲餘謝病歸濟南已而聞公由刑曹宣慰雲朔又聞思承還京為冬

官侍郎今年癸巳夏六月公復以宣慰來山東當治益都過濟南顧某於陋巷且致思承之問凡與思承別盖五年而公則四年矣陳叙契濶甚相樂也明旦公已行矣乃知公近有充閭之慶則又喜焉而獨恨不得為一賀也十月公以行部復過濟南見公於皇華驛退以鄙懐作樂府一篇獻於公以發一笑其亦古人所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而咏歌之義也

貫濼州餞行詩序

始予掾秋官燕人賈君允年甫弱冠實同予事其精詳雅重愛焉訪諸其人謂君生四年而孤鞠於母氏七八歲知讀書能事其母益嚴予嘆曰是篤於自立者其必達乎後予遷省臺或仕或已而君亦仕于上都于吏部于大農于太原于中書蓋歲月不相從久矣然其聲之至乎予耳者恒殷殷焉其在太原也賈居幕賓有冒以民田獻言宣徽稅外可歲辦米二萬石者宣徽以聞傳旨政府下太原實其田君曰民既勞弊可動揺乎朝

廷惟弗知耳亟覆聞必免官長縮不敢聞君毅然曰即有責允身當之不以及公等也卒不敢君則徑疏聞之事果不行尋又以省檄北土民口十有二萬當分置其境官食之且置倉府中君曰若爾民轉輸出入祗益勞耳不若隨其所置之為便又皆弗敢則又徑聞之又從之於是太原之人顒頂戴君矣入掾中書奉使諭思播思播從命贐以金幣帛五千餘緡辭之所偕曰聞此應受第受之歸自白之可也君曰吾為名耶竟不受而還

予每聞之輒為擊節慨嘆曰此人之所難者渠乃能之
耶庸詎非向予所謂達乎大德巳亥冬予自濟南入翰
苑遇君于京師喜與語移日曩聞有加焉巳而告予曰
允頃由提舉寶源出知灤州今當奉老母東矣辱先生
舊顧得一言而教之可乎予曰嘻子豈予待者然子又
去我矣安得無言乎哉姑即子之所有者而告吾子人
之得名當世而不朽者無他焉忠與孝而巳矣吾子以
襁抱之孤卒使慈闈無惟疾之憂而有榮養之樂不既

孝矣乎如太原之剛明不回以一言而脱百姓之患思播之潔白自持使逺人聳然知朝廷之尊不旣忠矣乎雖然孝無終始而忠有小大葢所履益大則事益大事益大故忠益大忠益大則名亦隨之矣瀕右抱甸畿左控海隅大州也所履大矣吾聞其土川陸相錯物饒而俗龎葢恒有水旱寇攘之虞而重以徵發供億之煩事已大矣而皆專於子此豈一幕一使之所可擬哉子能使子之潔白者礪而恒之子之剛明者擴而宏之以施

諸其事則為忠當益大而名亦益大矣名益大則他日之所履又將有大者焉然則吾子之忠與名猶自下而升高未見已也子其勉之哉吾將觀焉以竟吾之所謂達者云君再拜曰謹如教於是搢紳先生聞之皆樂為歌詩以寵其行乃書而為之序

中庵集卷八